

# 弟弟和年夜饭

姚雅云

自大弟弟从医专业毕业后，我家的年夜饭，就总是少一个人。

毕业第一年，他进了县城的一所私立医院。那以后，我有很长一段时间忘了自己还有一个弟弟。每日坐诊、手术、值班，他住在医院宿舍难得回家一次，生性内敛的他也极少给家人打电话。不管是家庭聚餐，还是亲戚酒席，我们已经渐渐习惯了他的缺席。除了除夕夜。

除夕，是全家唯一保留下来必须团聚的日子，这一天不管大家身处何方，都会似鸟儿归巢，在天黑前必定赶回家，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一顿热乎乎的年夜饭。

除夕一早，弟弟就打电话来说今天要在医院值班。全家愕然，爸爸表示要与院长沟通，将弟弟从值班名额中换下。弟弟只说，这是单位的安排，把我换下来，那其他医生呢？

那天下午，妈妈在家中早早煮好了一锅鹅和猪蹄，用瓷盆装满一盆，我和小弟弟跟着爸爸一起开车把瓷盆送

去医院。赶到时大弟弟正在食堂吃饭，圆桌围满了值班的医护人员，桌上放着几盆家常菜。大弟弟没料到我们会来医院，赶忙放下米饭起身来迎。爸爸看了一眼桌上见底的菜碗，让我们赶紧把瓷盆放下。相顾两无言。我们笑吟吟地与大家道完“新年快乐”，就准备回家。大弟弟刚把我们送到食堂门口，爸爸便说：“别送我们了，快进去吃饭吧，待会儿菜又被吃完了。”

爸爸走出大门，双手抹了一把脸，眼眶微红。

那一年，是我记忆中家里除夕第一次有人缺席。我们的小家没有团聚，我们把弟弟给了大家。

第二年除夕，大弟弟不用值班了。大年夜全家欢天喜地坐在一起，围着满桌的佳肴，觥筹交错，正吃在兴头上，大弟弟接了一个电话，挂了电话他草草扒拉了两口米饭——急诊有一个少年手被玻璃碎扎透，他需立刻赶到医院为少年进行手术。

我站在家门口，看着弟弟独自穿

过马路两旁万家盛放的烟火，乘上在路口等待的救护车呼啸而去。

我们慢慢接受了大弟弟在除夕夜的缺席，也接受了他在成为医生的那一刻起，我家的团圆就注定要为病人的生命让路。我终于深刻体会到，意外和疾病不会放假，大年夜是我们的欢乐场，也是医生和病魔拉锯的战场。

今年，大弟弟换到了镇上的卫生院工作，他终于有了更多的时间能回归到家庭中，也终于在家安心地吃了一顿年夜饭。可突然爆发的新型冠状病毒蔓延扩散，他在除夕过后，和千千万万的医生一样，日日日夜夜奋战在抗击病毒的第一线——不能回家，不能团圆，不论生死，不计报酬。他们以血肉之躯挡在了疫情和人民之间，他们都是最值得我们去尊敬，去感恩的人啊！

愿疫情散去，人人无恙；愿盛世安稳，平安喜乐；愿年关过去，春暖花开。

# 立春的黎明静悄悄

刘树林

有时醒来，还在四点多，这个时候正是临门一脚，把黎明沉沉的天幕踢亮的时候，但我仍选择了继续睡。

怕咳嗽，怕受冻。双肩围好被头，眯了一会。黎明短暂，它那么悄无声息地走过去了。

天一发亮，我重新醒来。透过窗玻璃的晨光，灰得漫无边际，我穿行于家具、房门、楼梯之间，仿佛走过生生世世。开了大门，见人家的大门还紧闭着，但道路已在我面前畅开，远处的街灯仍半醒半睡。街面没一片落叶，刚立春，草木正发芽，哪里还有落地的叶子。

房前屋后，在这个初春，成了每个人自己的世界。

丰溪河又浅了下去，露出河中的沙石。滑滑的薄水，如开冻的碎冰，在两岸阴郁的枝条的护卫下，它漫长的旅程，令人毫不知觉。

河面没有水鸟，没有鸭子，以“筏喻者，法尚应舍，何况非法。”这句《金刚经》里的比喻，前天看元音老人的讲解，已印在了我心里。

本没有四季，没有个叫春天的季节，你认为天有四季，人有生死，河有枯涨，那么就沿袭下去讲，世间就仿佛有了变化，有了与你生死的相依。

河面上的风，温柔、舒缓、近似无有，刚去的冬天并不太冷，也没下过一片雪，而悄然而至的春风，你却感觉到了。

吱、吱、吱，鸟声真好听，好听到我不忍就这么空手离开。我带着满耳的鸟声，这种为证明我存在的动感，向着虚拟的家，一步一步行走去。

满眼楼房，不见人影。只有河水在日夜流动。还是手机真贴我的心。我把它充上电，打开脚边的电热器，晕红的光，发自那中间的一圈透明筒，以圆形的散射状态，重温我的那已远去的日子。温度在上升，上升到一定程度，它就静止下来。

抽一根烟。尽管，不用人家讨厌，我首先讨厌我自己抽烟，一根又一根，我身上的衣服，我盖的被子，我坐过的房间，我翻过的纸页，我呼吸过的空气绝不会有什么感染细菌的空气，无有恶臭的烟味。一个人的爱好，虽非独有，却已浸透了他的灵魂。

是独守一座孤城的时候了。茶水烧好，粮食备足，门前屋后保持干净，随身携个口罩，坐在房内，望着窗外，感受黎明的一声鸟鸣，感恩黎明时便开始忙忙碌碌创造生活的人。



月免医疗器材有限公司正全力以赴生产医用一次性口罩。记者吴柳摄

丰溪街道南屏路（俗名水南街）座落于“城内有山，山外有城”的屏风山脚下，南屏路车辆南来北往，川流不息；路两旁店铺、居民楼房鳞次栉比，一幢连一幢，一望无际；居民区内街道小巷纵横交错，四通八达，面广住户多人口密集，属上世纪中期新开发的“城乡”结合部的闹区。

住户多，人口密集，每天清扫出来并集中倾倒在路旁的垃圾不计其数。垃圾不及时清除，势必臭气熏天，细菌泛滥，严重危及百姓的心身健康。

如是说，社会最弱势的群体——环卫工人，他们的工作既平凡又伟大。他们是城市的美容师，是初阳的迎接者，是百姓身体健康的保护神。

大年廿九，党中央一声号令，武汉实行封城，打响了阻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战斗。全国上下众志成城，抗击疫情！

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斗中，环卫工人首当其冲，勇挑重担。负责南屏路的清洁卫生是一对形影不离、并肩冲锋陷阵的“父子兵”：父亲周行田，48岁。儿子周伟健，26岁。父子俩均是农民，芦林街道三官殿人。他俩的脸庞同样是沧桑黝黑，双手同样是粗糙而结满老茧。

大年三十，天气阴冷又下着雨，较之往年行人骤减。然而，这天的垃圾却特别多。一是因为百姓的老习俗要将“邪气”扫除出门而迎接吉祥如意的新年；二是家庭卫生必须搞彻底，尤其是疫情期间生怕垃圾细菌传染人。于是乎，旧衣旧鞋旧帽旧袄旧被、废电器废塑料制品废炊事用具、破碗破盘破碗

具、厕所粪便纸尿不湿、烂瓜果烂蔬菜、残羹剩饭、煤渣、死老鼠等等一古脑儿向外扔掉，路旁的大小垃圾桶装不了就扔在地上。这可忙坏了“父子兵”，他俩从清晨5时开始清扫清运，一车又一车地送往约一公里处的垃圾转运站。为了与时间赛跑，中餐只吃方便面充饥。区域人习惯于下午3时左右开始“请太公”，桌上摆满酒菜，放上香炉，点着红蜡，烧纸烧冥钱，家庭主人携子孙们燃香叩拜告慰亡灵，嘱托太太太婆等祖先保佑子孙们幸福安康，万事如意！家家户户忙于“请太公”之间，却是

# 战“疫”中的环卫工人

刘孝行

“父子兵”鏖战犹酣之时，难道他们就无需“请太公”吗？不，这是“父子兵”恪守职责，无怨无悔的高贵品质的完美体现。

6时左右，正是万家灯火、喜气洋洋、阖家欢庆大年之时，而“父子兵”却为完成最后的任务而继续忙活。将心比心，“父子兵”的家人不会两眼望穿，急盼着亲人回家吃上热气腾腾、香气四溢的团圆饭吗？

直到7时，“父子兵”才带着满脸满口罩的污渍，一身泥泞回家。

正月初一，又是寒冷的雨天。百姓还在宅家睡大觉，我家沿街处就发出了沉重的垃圾桶上装运车的撞击声，铁铲铲垃圾声，扫帚扫地声，这声音不嘈杂更不陌生，是“父子兵”脏己一人，洁净万家的壮美交响曲。我情不自禁地开亮

数据，是揪心，是泪水凝固的生命符号。每一个数字的后面，是一串串零乱脚印，是一声声急促的呼唤，是一阵阵钻心的疼痛！病毒早已潜伏在我们的身边，它在寻找突破口。终于，有一天，它们窥见了我们的大意和麻痹，它们不满足于一个小小的海鲜城，它们张牙舞爪，沾在每一粒微小的飞沫中，向貌似坚硬的城堡发起进攻。

八十老翁倒下了，三十汉子步履蹒跚了，四岁孩童歌声没有了。病毒眉飞色舞，它们愤怒着，高喊着：谁让你们招惹野生动物！谁让你们破坏了和平相处的天人合一？你们人类也不能怪我们无情无义，那些最初的发热者，就是我们对我们的警告！你们如不低估我们的攻击能力，我们怎能在你们之间来来回回，快速抵达每一条街道，每一栋大楼，每一个妄想阻止我们前进脚步的医生身体呢？

过年的炮竹没有驱散病毒的阴霾，此刻，武汉已是疫情蔓延。于是，我们与时间赛跑，不，我们在与病毒争夺最后一秒。时不我待，钟院士以其84岁之躯冲在了前面，病毒“人传人”的警钟“铛铛”敲响，震耳欲聋。武汉封城，封的不是城，是我们与病毒争空间。火神山、雷神山和方舟医院拔地而起，非常时期，我们叩首神灵冀望正义驱除邪疫。隔离，网格化管理，一再延迟上班时间，痛失城池的我们想要出奇制胜，杜绝后患。然而，人心叵测，一些人视病毒如小虾，商场上对劝说者撒泼甩赖；一些人，不好好宅着，东奔西窜；更有一些人，隐瞒病情，给病毒大开绿灯。病毒笑逐颜开，它们大言不惭的说，你们人类，可不要讥笑我们厚颜无耻呵，是你们自己赤身裸体在奔跑嘛！

病毒没有唤醒一些假寐的官僚，病毒难道也唤不醒世道人心？夜空中多少凄怆的呼喊，催生了多少汹涌的泪水！泪眼中，我们也看到了寒风中战旗猎猎，号角声声！与号角一道奔驰的，是我们的政府机构和千千万万的民众在顽强地抗疫！数字在跳跃，人民战士整装待发，英姿飒爽；党员干部雨中奔波，抒写豪情；白衣天使病房穿梭，伤痕累累；没有乘客的飞机上有海外侨胞沉淀淀的驰援物资！

特别的春节，我们宅在家里，宅在辛酸和感动的多彩世界里！

电灯，电子钟的时针刚好指向5时15分。局外人可能不相信，上面已提到昨晚“父子兵”完成任务后7时回家，清晨哪来的垃圾？大家可细想一下，几千户口的居民区其中很多人有在晚间倒垃圾的习惯。即使白天，“父子兵”前头清扫了垃圾，后头马上就有垃圾出现，不得不使他俩一天到晚频繁往返于南屏路上，时时刻刻保持路面和垃圾桶的洁净。

“父子兵”没有节假日，平时是这样，抗疫期间更是这样。他们每天的工作量超10小时，长年累月一如既往。他们不怕苦，不怕累，不怕脏，心系百姓的身体健康，无时无刻战斗在工作岗位上，令人肃然起敬！

“父子兵”是全区域环卫工人的缩影！

环卫工人啊！起早贪黑，披星戴月，活儿最多，歇息最少！

环卫工人啊！春夏秋冬，迎风冒雨，付出最多，收入最少！

环卫工人啊！忠于职守，共克时艰，抗击疫情，大智大勇！

广丰早已荣获“全国卫生县城”、“全国文明县城”的光荣称号，其中当有全体环卫工人的功劳！

在万众一心，积极救治，理性防护，以科学之力决胜病毒的战斗中，当有全体环卫工人的功劳！

**“抗病疫 战毒魔”征文选**  
广丰报社、广丰作协 合办

寒风中，听到号角声声

刘兵良